

第一节 双瑗离婚了

琴断口广场是贪玩好耍的人的天堂。这里总是很热闹，都是一些跳舞和学舞的人。广场上许多中年男女在音乐声中起舞，老师一大大二大大的喊着节拍。小金正和她的舞伴何守旺跳得起劲。何守旺是一个人到中年还有些油头粉面，同时又透着精明的人。这时，老师拍巴掌说：“停一停！停一停！转圈子这里还是要轻盈，注意不要低头，上身不要晃，来览览，阿旺来示范一下...”何守旺和小金做起示范览，受到了老师的表扬。

大家休息的时候，小金和阿旺坐在椅子上扇着风、喝着矿泉水。小金想起刚才的示范还觉得兴奋，说：“咱俩真是绝配。”

阿旺也点头说：“跳舞还是次要的，主要是我们挺谈得来...”

小金说：“刚才那个死老头子还来请我，真是莫名其妙！”

阿旺说：“除了你以外，跟别人跳我也觉得不对劲。”

小金说：“要不说咱俩有缘分呢... 哎，呆会儿你去哪儿？”

阿旺说：“我想去股市看一看...”

小金一拍大腿：“我也是这么想的，走！”

两人来到证券交易所里。这里人潮涌动，液晶显示的股市牌不断变幻着，一排一排的股民或坐或站都在观望。阿旺和小金并排而坐，阿旺聚精会神地看行情，小金看了一会就无聊起览，坐着打瞌睡，摇着晃着就靠到阿旺的肩膀上去了。

这时，股市板有几只股票在升，人们开始兴奋，终于有些人忍不住叫起览，把小金惊醒了，糊里糊涂地问阿旺：“怎么了？怎么了？”阿旺得意地说：“我刚才让你买的股票大幅度飚升...”小金惊喜不已：“真的！”一把抓住阿旺的胳膊，说“那我以后紧贴着你跟进跟出不就完了吗？”

阿旺说：“你不是从来都不相信我吗？”

小金打了阿旺一下，嗔道：“日久见人心嘛！”

阿旺说：“其实这炒股票就跟跳舞一样，最讲究的就是节拍，高卖低买，就怕踩空。”

小金说：“你真聪明，说话全带着哲理。我老公就不行，你跟他说什么都是对牛谈琴。”

阿旺笑：“都一样，知音绝不可能是你的另一半。”

小金和阿旺又是跳舞又是炒股，成天耗在一起，如胶似漆。可是阿旺却并不是个简单的人，他跟小金在一起不会是追求单纯的“感觉”，而是要想利用她。而小金这个貌似精明的女人，实际上却傻得不行，尤其是当她被男人弄迷糊了的时候。

一天晚上，两人跳舞从舞厅里出览，手拉着手，意犹未尽。小金兴奋地说：

“不行了不行了，脑袋都转晕了...”

阿旺说：“我看你挺痛快的嘛！”

小金说：“痛快当然是痛快的了，还是你带人带得好，我在你手里跟一片云似的。”

阿旺说：“咱们吃宵夜去吧？”

小金说：“走，我也有点饿了...”

两人有说有笑地进了热干面馆。一边吃面，阿旺一边说：“... 哎，我说，你老公到底是不是司机？”

小金说：“废话，司机又不是高干子弟，还有人假冒吗？”

阿旺问：“有本没有？”

小金说：“没本那叫司机吗？而且是从来没被抄过本的安全标兵。”

阿旺喜道：“真的？那太好了。”

小金埋怨道：“有什么好的，在机关开车，就挣那两个死钱！也不敢让他干个体承包啊，那样太不稳定，本来我就下岗了... 想来想去，家里还是得有个铁饭碗。”

阿旺神秘秘地说：“有件发财的事，不知你敢不敢干...”

小金急不可待地说：“你说，你说...”等阿旺告诉她什么事的时候，小金吓了一跳，可经不住阿旺几句话，小金就兴奋起览，觉得这是条奔发财的好路。

第二天早上，小金做好稀饭，正在一碗一碗地盛，双元拿着外卖的油条大饼进览，说：“多尔怎么还不起览？”小金说：“今天是星期天，你让他多睡会儿。”双元说：“他就不能有什么星期天，快升学考试了。”

两人一边吃早餐，一边聊着天。双元说：“昨晚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小金说：“不到十二点吧...”双元说：“崩溃吧你，没有两点也有三点！我说你跳舞怎么这么上瘾？那是能把工作跳出览，还是能把钱跳出览？”

小金理直气壮地说：“我还就把钱给跳出览了。”

双元说：“瞎说！在哪儿，你拿出览给我看看！”

小金说：“你别急嘛...”然后悄悄地告诉了双元阿旺让做的事情。双元吓了一跳，失声叫道：“什么？亏你想得出览！这是犯法的事！！”小金赶紧说：“你小声点！”

双元连连摇头：“肯定不行，简直开国际玩笑，这样能发财，不要说交警不是吃干饭的，眼睛尖得很，退一万步说，如果得了手，你不怕遭雷劈啊？”

小金说：“可是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双元抢白道：“你一日三餐有饭吃，饿死了吗？”

小金说：“不死不活的更难受！”

双元坚决地说：“我来双元虽然想发财想疯了，那也不会干伤天害理的事！”

可是小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她也知道双元这个人没有什么主见，经不起她软磨硬缠，肯定会松口的。晚上的时候，双元靠在床上看报纸。小金往脸上贴着黄瓜片，说：“今天我到你爸家去坐了坐。”双元不在意地说：“我爸在吗？”小金说：“不在。”

双元看小金的樣子，知道她有什么话要说：“范阿姨说什么了？你直说就是了，卖什么关子啊？”

小金说：“我说了你可别不高兴，你们家的祖屋叫来双扬独吞了。”

双元放下报纸，急了：“什么？什么意思？”

小金白了他一眼，说：“我说的又不是英格力士，中国话你也听不懂吗？”

双元叫起来：“祖屋全成她的了，这怎么可能？”

小金说：“有什么不可能的？她搞定了张所长，张所长就给她办了更名手续。就这么简单。”

双元关切地说：“范阿姨说她要这么干，还是已经干成了？”

小金恨恨地说：“当然是干成了，来双扬还请老两口吃了饭呢！”

双元说：“这个来双扬，真是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小金说：“知道她的厉害了吧，指望祖屋卖两个活钱，咱们是彻底没戏了，我看你的心眼也就别那么死了...”双元看着小金，小金却不看他，继续说：“你也不看看，咱们家都穷成什么样了！”

双元说：“你也不找一份工，光靠我一个人怎么行？”

小金说：“你也不是不知道，现在找工容易吗？可是真正容易来钱的事，你又不肯干！跟着你过就是两个字，窝囊！”

双扬的久久饭店好几天都没有开张，而对面的新久久饭店却正是三把火的时候。双扬遭受了众叛亲离的打击之后，一时之间根本没有心思打理生意。

双瑗回到老屋，知道自己也不可能呆得下去了，想收拾起自己的衣物搬出去。刚提着旅行袋出门，双瑗就看见双扬靠在走廊上吸烟，看样子早就知道她回来了。双瑗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两人僵持了片刻，双扬问：“你打算去哪儿住？”

双瑗低声说：“... 新饭店的楼上有两间房子...”

双扬抽烟的手在发抖，问：“你能不能不走？你能不能不要那个饭店？”

双瑗不说话，也不看双扬。双扬的语气里是无比的苦涩：“我求你了！行不行？先是大哥这样对我，现在九妹这样对我，我都不生气，可是我从小到大没有对不起你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是那个坏女人抢走了你老公，不是我来双扬，我是帮你出头的人，你是吃错药了吗？你这样对我你晚上睡得着觉吗？骨肉至亲互相伤害，这是最原始的报复手段，你是我们家唯一的文化人，难道你不明白吗？”

双瑗听不下去了，说：“姐你别说了！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我不能叫你养活我一辈子啊！我是想自己出去闯条路，可我两手空空，又没有什么积蓄，这满大街又都是下岗的人，空有壮志能有什么用？我这么做是屈辱一点，可是能给你减轻负担...”

双扬气得头乱摇：“崩溃！崩溃！你怎么这么糊涂？你还不了解我吗？你能吃多少用多少？何况你也不是白吃饭的，我就是宁肯饿死累死，也不愿意气死！！”

双瑗说：“我知道你会这么说，可是你的负担太重了，多尔、双久，再加上我，我们会拖死你的... 说句不争气的话，现在有人肯给，干嘛不要？他们生了孩子什么都不给我，不是也得离婚吗？姐，你就当我把自己卖了吧...”说完，流着泪离去。

双扬看着双扬的背影，无助地叫着：“双瑗！双瑗！...”可是双瑗没有回头。双扬回到自己房里，坐在床上，忍不住哭出声来。

双瑗接受了吕艳红开的条件，洪涛就催着她一起去办离婚手续。两人来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例行公事地问：“你们都想好了吗？”洪涛说：“... 我们都谈好了...”工作人员又看着双瑗，说：“女方呢？”双瑗没表情地点点头。

工作人员又问：“需不需要调解？”

洪涛看着双瑗说：“不要了吧...”

工作人员说：“到我们这儿来离婚，后悔的也不少，不少人打上门来，又手拉手回去过日子了...”

双瑗咬咬牙，说：“请您赶紧给我们办手续吧。”

两人从街道办事处出来，洪涛看到了双扬的消瘦和憔悴，不太好受。双瑗准备走了，洪涛叫住她：“双瑗...”双瑗回过头来，无神地看着洪涛。洪涛说：“我相信我心里也不好受吗...”

双瑗低声说：“说这些你觉得还有意思吗？”

洪涛的声音也很低：“我真的觉得对不起你，你能原谅我吗？”

双瑗说：“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怎么培养下一代。”说完转过身走了。走出几步，她又看到了手里捏的离婚证，眼泪流了下来。

吕艳红见这件事情终于按她的意志搞定了，很是高兴，当晚就和洪涛在香格里

拉饭店庆祝。吃饭的时候吕艳红神采飞扬，看着洪涛打不起精神的样子，说：“你今天离了婚，看上去并不怎么高兴嘛。”

洪涛不得不承认：“本来以为会很轻松，很愉快，没想到...”

吕艳红淡档地说：“很失落是不是？”

洪涛说：“那倒也没有...”

吕艳红无情地说：“你心疼你太太这我知道，我给了她一个饭店，也算给足了面子，我可不欠你们俩什么！”

洪涛说：“你想到哪去了？我也觉得你很够意思...”

吕艳红自我感觉很是满意，说：“这普天下还能找出第二个我来吗？”

洪涛赶紧说：“打着灯笼也找不着。”

吕艳红声色俱厉地说：“洪涛，你少油腔滑调的，我可告诉你，别看你已经离了婚，你要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洪涛只得陪笑：“你看你看，我又没说什么，你怎么生起气来了...”

吕艳红不理他，把头侧向一边。

洪涛逗她：“好了好了，洪夫人消消气...”

吕艳红白他一眼：“呸，谁是你的夫人？”

洪涛说：“我说话都是有根据的，你看这是什么？”说着拿出一个精致的手饰盒放在吕艳红面前。吕艳红打开手饰盒，里面是一枚闪闪发光的钻石戒指。

双扬终于打起了精神，她的久久饭店重新开张。偏脑壳把内部装修的牌子撤去，和猴哥一起打扫门口。双扬平静地给新来的员工派活，让大伙分头去干。她走进厨房，汤师傅揭开热气腾腾的锅盖，挟了个鸭颈给双扬。双扬尝了尝说：“好像不够咸？”汤师傅说：“不会吧，我尝过了，你口味怎么变了？”双扬说：“还是按照你的口味吧，我这几天没好好吃饭，也尝不准...”

汤师傅看着双扬，关心地说：“扬扬啊，你还是要振作一点，人这一辈子，哪能不碰点风风雨雨？”双扬点点头。汤师傅说：“有时候有竞争对手不一定是坏事，说不定我们还会做得更好。”双扬说：“我在床上躺了三四天，总算把这些道理都想明白了。”

到晚上的时候，双扬还是像以往那样卖鸭脖子，生意也还是不错。卓雄洲走了过来，拿了一根鸭脖子啃着，看着新久久饭店，很奇怪，说：“这是怎么回事？”双扬眼皮都没抬，说：“什么怎么回事，新开的饭店呗。”

卓雄洲说：“怎么也叫久久？你干嘛不告他？”

双扬平静地说：“人家注册了，我现在是沾光，人家要让我摘牌子我都没地方

说理去。”

卓雄洲往新久久饭店里一看，奇怪了，问：“怎么九妹和双瑗也在里面？”

双扬还是很平淡，说：“就是她们开的店。”

卓雄洲看看久久饭店，又看看双扬奇怪的态度，说：“什么什么？你说什么？她们俩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来呢？”

双扬不动声色：“那有什么，只有被亲人伤害过，才知道什么是生活。”

卓雄洲接受不了，也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看出了双扬强行压抑之下内心的痛苦。他把双瑗约到一间咖啡厅里见面。卓雄洲看着对面坐着的双瑗，问：“... 我百思不得其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姐沅呢？”

双瑗说：“是她叫你来找我的吗？”

卓雄洲说：“当然不是，但我实在看不过眼，你不能...”

双瑗打断他的话，语气很不好听：“这关你什么事？这是我们家自己的事。”

卓雄洲也很强硬，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这样对她就是不公平！”

双瑗说：“我再说一遍，这不关你的事。”

卓雄洲急了，说：“可我是你姐沅的...”

双瑗逼问道：“我姐沅的什么呀？你往下说啊？你是我姐沅的什么人？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你如果真心对她好，你就去离婚啊，像现在这样交往算怎么回事？你有老婆有孩子，我姐沅什么都没有，却付出了全部感情，你这么做对她公平吗？”

这话让卓雄洲张口结舌，对答不上。

双瑗说：“谁来说我都可以，就是轮不着你！”说着起身离去。

吉庆街的夏季美食节开始了，人潮涌动，分外热闹。各个店纷纷推出自己的招牌菜或招牌小吃，老久久门口的招牌是久久鸭颈，新久久门口的招牌是三鲜豆皮。街口停下了一辆旅行车，下来许多游客，他们极有兴致地走进吉庆街。导游举着三角旗，向游客介绍吉庆街的情况。偏脑壳和九妹都各为其主的跑出来拉生意。

两个游客走过来，问九妹说：“我早就听说久久，可是你们这里有两个久久，到底哪一个开得久一点嘛。”偏脑壳忙搭上话：“当然是我们这个久久开得久，你在街上随便问一个人人都知道。”九妹急道：“偏脑壳！你也守点规矩好不好？客人可是到了我们门口。”偏脑壳说：“可是人家要吃老久久啊，我们本来就是老久久嘛。”

九妹无话可说。两个游客要跟着偏脑壳走，其中一个游客问道：“你们店里有豆皮吗？”九妹赶紧插话：“豆皮当然要吃豆皮张的三鲜豆皮，那只有在我们店才能吃到。”游客又开始犹豫起来。

偏脑壳说：“豆皮太普通了，我们店里有的是，可是鸭脖子他们店里却没有...”

九妹叫道：“偏脑壳，这你就不实事求是了，你们那个豆皮也叫豆皮吗？不要把我们吉庆街的脸面都丢光了！而且人家客人说的是豆皮，这跟鸭脖子有什么关系？”

游客说：“豆皮，我倒是也爱吃...”刚才提议吃豆皮的游客说：“那咱们今天就吃豆皮吧。”说完两人就转头要跟着九妹走。偏脑壳急了，赌气说：“九妹，算你狠，可你也狠不过命啊，还不是找个羊角风！”他本只是想泄泄火，想不到正说到九妹的痛处，九妹追过来就要打他，还叫道：“羊角风怎么了？羊角风怎么了？好过你这个穷鬼乔乔乔乔！！！”

偏脑壳也真火了，大叫：“你不穷？你不穷会站在这里守门口？你不穷会嫁给一个羊角风？”说着两人就撕打起来，引来不少看热闹的人。好不容易才把两人拉开，各自回了自己的饭店去。

双瑗一边给九妹胳膊上的伤擦药水，一边说：“为一两个客人，你至于这样吗？我们店的形象也不好啊...”九妹余气未消，说：“店里的生意不是太好，我心里着急嘛。”

双瑗说：“新店不可能一开就旺，再说是我们分薄了人家的客源...”

九妹委屈地说：“你们到底是亲姐妹，就算吵翻了也是牵着骨头连着筋，偏脑壳说那么伤人的话，难道还是我不对吗？”

双瑗说：“不过偏脑壳实在也太过分了！”

老久久饭店里，店员们也在为偏脑壳不平。猴哥说：“.....我们过去对她也不错，她翻脸也翻得太快了。”偏脑壳恨恨地说：“她抢走我们的生意，拉走我们的客人，我早晚有一天要跟她算帐.....”猴哥说：“想不到她凶起来像个母老虎似的！”偏脑壳不解气，说：“好男不跟女斗，要不早把她打趴下了。”

坐在收款台上的双扬说：“偏脑壳，今天我本来应该表扬你，可是你提什么羊角风嘛，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你揭这个短不就等于骂我吗？谁都知道九妹的婚事是我的大媒？好像我害了她似的。”

偏脑壳说：“谁逼着她嫁了？还不是她自己想清楚了！还说我穷，我穷怎么了？可我没有羊角风啊！”

双扬招呼说：“行了，偏脑壳，你还有完没完？”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节 回目录

## 第二节 美食节的竞赛

凌晨的时候，双瑗在农贸批发市场里挑鱼。活鱼乱扳，掀起水花，双瑗倒退了几步，碰到别人的后背。双瑗回头说：“对不起.....”一看，呆住了，因为这个人

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姐姐双扬。两人互望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也没什么可说的。这时一位熟人看见了她们，招呼说：“哟，姐妹俩一块来进货啊！”又对双扬说“你妹真不错，还来帮你的手，我的亲生女儿，中专毕业了找不着事，游手好闲也不肯干饭馆！我真恨死了，一个礼拜没理她！”

双扬只得说：“算了，年轻人嘛.....”说完匆匆离去，双瑗向另一个方向走去。看着她们形同陌路，熟人反而糊涂了。

两姐妹现在成为了仇人，而且还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因为有了两个久久饭店，两家都不得不想办法在竞争中发展自己，绞尽脑汁地出新点子新花样。

双扬召集汤师傅等几名师傅和偏脑壳、猴哥一起开会，说：“美食节还有一个多月，客人肯定比往年多，我们能不能再想出点花样来，冲它一下子，光有个鸭脖子好像太单调了.....”

汤师傅说：“我们还有水鱼汤。”

双扬说：“水鱼汤成本太高，不可能大众都能接受。再说旅游团包伙，更不可能花这个钱了。”

偏脑壳说：“就是，有的时候来好几个旅游团，人家想开几桌，问有些什么菜，这种时候就很难办，不是嫌贵，就是嫌太便宜，风味特色也不够。”

汤师傅沉吟良久，默想着。猴哥看汤师傅想说什么又不愿意说的样子，着急了，说：“汤师傅你说话呀，你想急死我呀。”

汤师傅犹豫了一阵，才说：“我倒有套绝活儿，现在也只好拿出来了.....”

同时在新久久饭店里，豆皮张也向双瑗建议要再打一个招牌出来。于是很快，两个久久饭店几乎同时拉出了大红横幅。老久久是“民间满汉全席。物美价廉，朕的享受”。饭店门口挂上了红灯笼，偏脑壳和猴哥穿着清朝的服饰在门口迎客，来一位还敲一下锣。女服务员全是宫女打扮。新久久是“99元，小吃套餐，应有尽有”。九妹身穿蓝印花布的衣裤在门口迎接客人，令人倍感亲切。他们的女服务员均是民女打扮。这样两个饭店的客人都不少，旅行团更是趋之若鹜。

卓雄洲也看到了双扬新推出的招牌。在两人约会的时候，卓雄洲说：“.....点子是好点子，未免也太铺张了，清朝的服饰得花多少钱？”双扬说：“我就这么傻？服装全是我跟剧团租的。”卓雄洲说：“还是你聪明，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双扬笑：“崩溃吧，你要是不聪明，能把聪明的人骗得团团转？”

卓雄洲抓住双扬的一只手，说：“你要是也这么说，那我还是个男人吗？”

双扬看着卓雄洲的眼睛，故作凶悍地说：“还有谁这么说过？”

卓雄洲说：“双瑗。”

双扬惊道：“什么时候？”

卓雄洲说：“一听说你们失和，我就去找了她.....”



双扬点着一支香烟说：“你真是多余。”

卓雄洲说：“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实在是不合常理……”

双扬好像很随意地问：“她怎么说？”

卓雄洲说：“她反而把我修理了一顿……不过我觉得她还是从心里爱你的……”

双扬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烟吐了出来。

吉庆街的盛夏美食节活动结束了。在饮食服务系统大会会场里，举行着热烈的“第七届美食节授奖大会”。

主持人激动地宣布着：“下面，请本届美食节银奖的获得者，出品菜式‘玉兔抱月’和‘妻妾成群’的向阳酒家和亚琴湾大酒店的经理上台领奖。大家掌声鼓励！”

掌声之中，台下有两名经理走上主席台领奖。

主持又说：“接下来，请本届美食节金奖小吃的获得者，有着多年历史的，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久久鸭颈’和‘三鲜豆皮’的推出者，老久久饭店和新久久饭店的经理上台领奖！大家欢迎！”

掌声响起之后，主席台上的领导都已经站了起来，但却没有人上台领奖。主持只得又说：“请来双扬和来双瑗两位小姐上台领奖！”热烈掌声又响了起来，但紧跟着却是一阵哄笑——原来是汤师傅和豆皮张两个人走上台去。

双元经不住小金成天吹枕旁风，又看见老屋是没份了，终于答应了阿旺的事情。他和小金阿旺一起来到迅发汽车修理厂。双元试着一部旧桑塔那轿车，摆弄了一阵，下了车。见小金和阿旺都看着他，双元说：“车是旧了点，零件倒还凑合用。”

阿旺说：“咱们这么干，不是也不能用新车吗？”

双元说：“我担心的倒不是车的问题...”

阿旺凑上前来低声说：“我知道你担心什么问题，来师傅，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这头每个环节都有人，绝对万无一失，不然我也不敢让你冒这个险...”

双元还是担心，说：“这要是给抓住...”

阿旺说：“就算给抓住了，不就是个交通事故吗？其实这也就是打擦边球，咱们不是都想赶紧致富嘛。”

小金也帮腔，或：“要不咱们就试一次，就一次还不行吗？”

双元无奈，只得硬着头皮上了。

深夜，双元把那辆旧桑塔那停在立交公路比较复杂的地段旁。阿旺和双元坐在驾驶室里，看着公路上的货运卡车渐渐多了起来。这时，阿旺看到前方驶过一辆货运卡车，看了一阵，说：“... 你看他转弯变道的时候，一定要减速，因为它体积大，而且他根本没想到旁边有你，这时候你上去，出现任何问题都是他负全责，而

且这时候的司机是最疲倦的，他根本说不清是怎么出的事... 你放心，这套交通法则我们是研究透了的... 何况你是多少年的安全司机，交警不可能有任何怀疑...”

双元也看着卡车，说：“话是这么说，总还是有点心虚...”

阿旺鼓励说：“沉着一点，富从险中求嘛。”说完拍了拍双元的肩膀，下了车。双元看准那一辆大货车，开着车尾随其后。大货车完全不知情，在拐弯变道时，双元突然加速，桑塔那冲了上去。两辆车挤在一块了，碰撞处稀烂。卡车司机赶紧急刹车，可是事故已经发生了。交警很快赶到，处理现场，直到凌晨，还没完事。两个交警的摩托车停在路边，交警还在仔细观察现场，并做着记录。卡车司机抱着脑袋坐在路边，双元颇为无辜地呆立一旁。交警调看了两个人的驾照，对卡车司机：“昨晚没有喝酒吧？”

司机赶紧说：“没有没有，不敢，我哪敢啊，那不是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嘛...”

交警说：“就算你没喝酒，肯定也是加班，你看你眼睛都熬红了。”

司机说：“是有点累，不是想多赚点吗...”

交警严厉地责备说：“这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你看这多危险，出现这种情况，也是你负全责... 你看你们是私了，还是跟我们回交管中心处理？”

司机一听，去找双元商量，双元黑着心肠，把司机狠狠敲了一笔。司机没有办法，也只得自认倒霉。双元拿到钱，把撞的面目全非的桑塔那开回迅发。迅发简陋的办公室里，阿旺、小金和迅发的小经理正等着他。双元走了进来，掏出一摞钱放在桌上。阿旺眼睛一亮，拿过来数一数：“嗯，差不多...”说当即分成三份，把多的一份给双元，说“来师傅，我们留一点，一是得打点关系，二来不是还得修车或找更合适的车嘛。”

双元倒是老实，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拿的是不是太多了？车也不是我的...”

小经理说：“嫌多你给我...”

小金眼睛一瞪，说：“你算了吧你，这是我老公用命换来的！给你？”

阿旺纠正说：“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是用技术换来的。”

双元想起来心里不好受，说：“心里还是觉得对不起人家...”

阿旺说：“来师傅，您又不是不懂，这钱是司机垫出来的，真正的钱是保险公司出，保险公司的钱海了去了，您就别觉着过意不去了。”

小金连说：“就是，你这点脑筋，永远不够用。”

这天小金很是开心，两口子买了很多好菜回家。小金前所未有的体贴，说：“双元，你洗个澡，好好睡一觉，反正在单位请了一天病假。我给你做好吃的，慰劳慰劳你！”双元的确太累了，把外衣脱了，进了洗手间。小金哼着歌进了厨房。双元在洗手间里打开水龙头，莲蓬头里的水哗哗地流出来。双元无意间在镜子中看见自己。他注视自己良久，心里对自己说：“... 来双元啊来双元，你也是受党教

育多年的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都是钱闹的啊...”他把头伸进莲蓬头下，似乎希望自己清醒一点。但是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并没有清醒，有的路一旦走上去之后，再要下来就不容易了。双元故技重施，开始不断地干着这个勾当，而且渐渐的，他心里那种害怕和自责的良心不安消失了，越来越坦然。

小金就这样让自己的丈夫提着性命去挣钱，自己心安理得地花着这些昧良心的冒险钱，又是穿金又是戴银的，觉得生活就要这样才算美好。

那天，双扬到百货商店去买眼霜，经过金银手饰专柜时，忍不住驻足看橱窗里的手饰。透过橱窗，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远处的柜台，小金正坐在那里选纯金项链。双扬走过去，说：“哟，嫂子，发洋财了？”

小金面露得意之色，说：“怎么，只许你发财，就不许我们穷人发财了？”

双扬说：“我哪儿敢挡着你发财呀，我只想问问你，是不是找到什么好的工作了？”

小金看了服务员一眼，尴尬地说：“我找没找到工作关你什么事？”

双扬说：“我只是想提醒你，手上有了钱，得给多尔存着点，孩子可花钱呢。”

小金冷嘲热讽地说：“多尔的事就更不用你操心了，我和你哥的感情呢，那也是空前的好，渡蜜月的时候也比不上！你呢，就卖好你的鸭脖子就行了。”又对服务员财大气粗地说：“这根项链我要了，开单吧。”

双扬看着她出手这么阔绰，有点目瞪口呆。

天色已经很晚了，新久久饭店里，客人已经不多，该打理事和收拾的也已收拾完毕。双瑗对九妹说：“九妹，太晚了，你赶紧回家休息吧。”九妹答应着：“哦...”双瑗就转过头跟豆皮张讲第二天进菜的事，并把豆皮张要的菜记在纸上，过了好一会，发现九妹还没走，说：“你怎么还不回去？这里有我，明天白天的事还得你盯着呢！你要累病了，可就麻烦了！”

九妹迟疑着说：“双瑗姐，你别逼我了，我不想回去.....”

双瑗惊奇地说：“为什么？”说着把九妹带到人少的地方，让她把难处都讲出来。九妹这才说：“.....说句老实话，张弛也不是一个坏人，可是自从新婚之夜他犯病开始，我就没有办法和他在一起.....可能是那天晚上太受刺激了.....我真的很害怕.....”

双瑗同情地看着九妹，问：“.....那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圆房？”

九妹摇摇头。

双瑗：“你打算怎么办？”

九妹难过地说：“不知道.....我最怕的还是万一有了孩子，也得了这种病，那我还不如不要孩子呢！”

双瑗问：“问题是时间长了，他们家能同意吗？”

九妹说：“我知道他们是不会同意的，也只好拖一天是一天了……”

双瑗突发奇想地说：“要不然你干脆逃跑吧！”

九妹茫然地说：“我逃到哪儿去？”

双瑗不切实际地说：“逃回你家乡啊，古往今来，逃婚的事是时有发生，而且现在也不算什么不得了的大事了，我不说谁会知道？”

九妹无奈说：“双瑗姐，你真是比我还天真！我是回不去了……”

双瑗不解，说：“为什么？不管那儿多穷，毕竟是你的家啊，他们也一定不会怪你的。”

九妹摇摇头：“那我算什么呢？我到城里来当牛作马到今天，难道就是为了回去再到黄土里刨食吗？就算我还能吃那份苦，我现在也是结过婚的人了，这在我们乡下就是泼出去的水，哪怕我没跟人圆过房，谁会相信我？谁还会再要我呢？”

两人一直聊到深夜，双瑗很同情九妹，却也无计可施。一看天色不早了，于是把九妹带到自己的房间里，说：“你还是在我的床上抓紧睡会儿，反正我马上要去农贸市场了，等我回来再叫醒你。”

九妹很感动，说：“双瑗姐，谢谢你……”

双瑗说：“还说这些干什么，赶紧睡吧。”说着就动手铺床。

九妹说：“我自己来。”

这以后，九妹只要能不去就不回去，宁肯在饭店里和双瑗挤着住也不回张家去。但是张所长不能容忍九妹这个样子，一天，已经是很晚的时候了，张所长来到新久久里找九妹。领班问：“请问，是吃宵夜吗？”张所长说：“我是来找人的，九妹在吗？”领班叫双瑗，说是有人找九妹。双瑗赶了过来，说：“哎呀，张所长，您来了……”

张所长劈头盖脸地问：“九妹呢，她不是说店里加班吗？怎么美食节加班，美食节过了还加班？”双瑗只得支吾着说：“……是这样的，店里的工作实在太忙……”

张所长执意要把九妹带回去，双瑗想替九妹兜着，却力不从心。张所长教训说：“我说双瑗，你也不能这么用人啊？你突然有了个新店，恨不得一下抱个大金娃娃，这我能理解。可这个店也不是我们九妹的，又没有她的股份，你总不能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把她留在店里吧，资本家用人也并不是这个用法……”

双瑗只得连连点头，说：“是是是，张所长批评得对，我这就去找她……”正要上楼，看到九妹低着头从楼上下来了。

张所长微笑地冲九妹说：“九妹，你都好多天没回家了，回去也是洗个澡就走，这样会累病的……这不是你妈妈专门给你熬了鸡汤，让你一定回家喝一点……”

九妹答应着：“哦……”和双瑗互望一眼，都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张所长说：“那咱们赶紧走吧。”

九妹没有办法，很不情愿地跟着张所长走，要出门的时候她又回头无比哀怨地看了双瑗一眼，似乎很希望她能叫住自己。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节 回目录

### 第三节 杰出青年

张所长坐在卧室窗下的沙发上，用放大镜看一个鼻烟壶的内壁画。老伴走进来，坐在他的身边。张所长眼睛都舍不得离开那个鼻烟壶，说：“今天我得了件好东西，上班时间也没好好看。”他老婆说：“你少要人家东西，到时候说不清……”张所长说：“有什么说不清的，比起那些贪的来，我就是清官了……几个破烟壶，我也就是玩玩，你看看人家这内壁画……”

他老婆却没兴趣地叹了口气。张所长这才转过头来，说：“又怎么了？人不是给你找回来了吗？”

他老婆说：“那有什么用？”张所长一听，放下放大镜，看着老婆。他老婆小声地说：“昨天我跟张驰说，你们就别避孕了，趁着我还年轻，还可以帮你们带带孩子……没想到他说，还孩子呢，根本还没……还没……”

张所长问：“还没什么呀？”

老婆说：“还没圆房呢……”

张所长吃了一惊，叫了起来：“什么？我们娶她回来是摆着看的？”

老婆赶紧说：“你小声点！”

张所长吼了起来：“小声什么？你叫她进来，我找她谈！”

老婆见张所长气糊涂了，说：“你谈什么？这又不是你们房管所，什么都是你说了算，你一个老公公，怎么跟儿媳妇说这些事……还是我去跟她谈谈吧……”

九妹正做晚饭，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换上上班的制服。这时，张所长的老婆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块布料，说：“上班还早吧……九妹你看，我有一块乔其纱的料子，是人家送的，你说我这么老了，还穿什么纱呀，要不你做条连衣裙吧……”

九妹接过料子说：“谢谢妈妈……”

张所长的老婆想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下了下决心，还是说了出来：“九妹啊，有句话我还是得跟你说出来，下了班早点儿回来……张驰出院以后一直坚持吃药，你们在一块不会有什么事的……”正说着，张所长在外面骂开了：“他妈的真不识抬举……你以为你是谁呀？一个乡下丫头充什么金枝玉叶！”

九妹一听，眼圈红了。张所长的老婆很尴尬，赶紧说：“你别理他，他就这脾气.....张驰又是他的心肝宝贝，你们好好过日子，趁着他还在位上，赶紧把你的户口给上了，拖着还不是对你不好，我们有什么损失？”

九妹没作声，只是背着手袋上班去了。她也知道，既然已经嫁了过来，有的事情能够抵制一时，但终究也不是个办法，何况还有一个这么不好惹的公公。

当天晚上下班之后，九妹回到家里。张驰正躺在床上翻报纸。九妹洗完澡后走进屋来，背对张驰躺下了。张驰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把手伸了过去。但这次，他惊喜地发现九妹没有拒绝他。他紧紧抱住了九妹，九妹闭上了眼睛。

双久已经熬过了戒毒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戒毒所隔离室里，他靠在床上，虽然仍然比较虚弱，但已能够平静地看稿子了。疯子坐在一旁给双久削苹果，然后又拿着脸盆出去给双久洗毛巾。护士走进来给双久发药，与疯子擦肩而过。她把药放在双久手上，感叹说：“痴情女啊！”双久不明白护士在说什么，说：“你说谁呢？”说完把药放进嘴里，喝了一口水。护士说：“还能有谁？你女朋友呗。”

双久说：“我说多少遍了，她不是我女朋友.....万一让她听见，她会不高兴的，她可比我有学问。”

护士问：“那你女朋友呢？”

双久故作轻松地说：“吹了。”

护士笑了：“那就得了呗，这个女孩如果不爱你，能对你这么好？”说完走了。双久愣了一下，然后不介意地笑了笑，接着看稿子。这时候，门被推开了，白梦走了进来。

双久一见白梦很是亲切，说：“白梦！我操你大爷的，你还知道来呀！”

白梦笑：“我老婆在这儿陪着你还不行？还得我们两口子都在这儿耗着，你以为你是谁呀？”

双久关心地说：“说老实话，到底成你老婆没有？”

白梦蛮有把握地说：“早晚的事。”

双久笑道：“我就知道还是久攻不下。”

白梦说：“她这个人的优点吧，还是越相处发现的越多。”

双久也点头：“嗯，疯子这个人是真够哥们儿.....”

白梦说：“我跟你说吧，你拿东西摔她，用口水吐她，我他妈的都看不过眼... ..”

双久不好意思，嘴上却说：“我操你大爷的我没那么坏吧.....”

白梦笑：“你看你看，我就对疯子说过，这么对你不值，你当时整个一个神志

不清。而且你想想，她天天陪在这儿，还要完成好几个版面的稿子，就等于说，你什么时候睡觉，她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双久一听，心里十分感动。白梦说：“你说你出了事，晓燕她跑哪儿去了？人家疯子可跟你是非亲非故，就凭她这份善良，我已经决定非她不娶了。”双久说：“好，我支持你！”

却说疯子从病房里出来，洗好毛巾后，并没有回病房，却到了医生的办公室。医生正在写病历，疯子拿着脸盆和洗干净的毛巾出现在门口，说：“大夫，您找我？”医生说：“对，你进来，进来。”等疯子坐下后，医生说：“这段时间，多亏了你帮助双久配合我们治疗，现在他基本脱瘾，情况也比较稳定，可以搬到康复区那边去了……”疯子一听，喜出望外，失声叫起来：“真的？这太好了。”医生接着说：“你以后也不用天天来了，康复区那边是半军事化管理，对他是有好处的。”

这样，双久就搬进了戒毒所的集体宿舍，与大伙一块生活、锻炼和劳动。

丛柯被评为了“本年度十大杰出青年”。在电视台演播室里，灯光和摄影机的镜头都对着演播区，丛柯在那里接受记者采访。一个记者问：“丛柯先生，你当选为本年度全省的十大杰出青年，有什么感想要对观众说吗？”

丛柯落落大方地说：“首先就是特别的意外，生活中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突然通知我当选为杰出青年，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杰出的……”

记者问：“您最杰出的表现当然就是开发出了最新型，最便捷，最有效的戒毒药，给千千万万误入歧途的人以及在痛苦中挣扎的家庭带来了福音。所以说你当选为我们省的十大杰出青年是当之无愧的。”

丛柯谦逊地说：“谢谢，我想这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应该做的。”

记者又说：“丛柯先生，我专门学习了您的事迹，您曾经被公派到美国毒理研究所进修过一年半，进修期满的时候，美方非常希望你能留下来，能谈一谈您为什么选择了回国吗？”

丛柯继续侃侃而谈，出尽了风头。但是，在强哥面前的丛柯就远不是这样。

豪华别墅里，强哥一个人在他的私家游泳池里游泳，他的保镖兼助手站在岸上，听到电话铃响，保镖打开手机听了之后，对强哥说：“他来了。”强哥说：“叫他进来吧。”保镖让人把丛柯带过来，让他坐在遮阳伞下。强哥从游泳池上来，助手为他披上浴衣后，走到遮阳伞下。丛柯站了起来，刚想说什么，万万没想到，强哥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丛柯完全给打懵了，直愣愣地看着强哥。强哥这才说：“我就是让你醒一醒，你最近是春风得意啊……”

丛柯赶紧说：“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我对出风头的事也毫无兴趣……”

强哥生气地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咱们这种人的爆光率应该是零吗？”

丛柯无辜地说：“我也是没办法……”

强哥嘲弄地说：“是上报纸没办法，还是上电视没办法……我看你全都是接受的独家采访，你以为背着双重身份做人就那么容易吗？说多错多，到时候死的就不

是你一个人，你想把我们全都牵连进去吗？”

丛柯吓住了，说：“... 会这么严重吗？”

强哥火气很大，厉声说：“只比我说的严重，你一个书呆子懂个屁，他妈的给我闭上你的臭嘴！”

丛柯回到家中的时候，情绪很低落。他一辈子没有被人这样臭骂过，心理上受不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强哥的生气和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心里也很忐忑不安起来。晓燕正在厨房看着菜谱做菜，听见丛柯回来，赶紧迎过去，接过他手中的包，还亲了他一下，说：“洗澡水我给你放好了。”丛柯面无表情地答应了一声：“嗯。”

晓燕没有注意到丛柯的反常情绪，说：“我妈刚才来电话，问我们订婚到底决定在哪个酒店？”丛柯没说话，慢慢向洗手间走去。晓燕这才颇感奇怪地看着他的背影。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节 回目录

#### 第四节 “干掉他”

疯子不用再在戒毒所陪双久了，搬了回来。屋子很多天没有人住，灰尘积了很多。疯子打扫着房间，心里很轻松。她擦着窗户上的玻璃，把房门也开着透透风。白梦走了进来，还是那样没脸没皮，说：“就是，咱们家也该好妹收拾收拾了。”

疯子没好气，说：“这是我自己的家，跟你有什么关系？”

白梦说：“我说疯子，你别跟我分得那么清楚好不好？咱们俩谁跟谁呀！”

疯子说：“你说谁跟谁？谁跟谁都没关系，你少自说自话。”

白梦说：“当着人家双久，我看你挺正常的嘛，怎么单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这么凶？还是关系不一样啊，你知道我喜欢你，所以特别任性呗。”

疯子不想和白梦再瞎扯下去，说：“我不跟你说了，你来有什么事吗？”

白梦说：“还能有什么事，咱们一块吃饭去。”

疯子不留一点余地地说：“不去。”

白梦说：“双久去了康复区，你说就不应该庆祝庆祝？”

疯子一听，这才答应了。

两人来到一家颇有情调的西餐馆。领位小姐上来问：“请问几位？”白梦说：“两位。”领位小姐带着白梦和疯子往里走。走了没几步，白梦看到了什么，突然对领位小姐说：“对不起小姐，我们改变主意了。”疯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已经被白梦拉出餐厅。白梦拉着疯子走着，也不说话，疯子觉得奇怪，甩开白梦的手，问：



“你到底怎么回事？见到鬼了？”

白梦说：“鬼倒没见到，见到两个人...”

疯子奇怪白梦的反应为什么这么大，问：“谁呀？我认识吗？”

白梦说：“你当然认识了，丛柯和雷晓燕。”

疯子说：“好久不见，我们该跟人家打个招呼啊。”说着透过落地玻璃窗往里看，果然看到丛柯和晓燕在一起十分的亲昵样子。疯子张大嘴说：“他们两个人...”

白梦说：“走，我有话跟你说。”说完带和疯子进了另一家餐厅，一边吃饭一边把他想到的双久究竟是怎样染上毒瘾的原因说给疯子听，然后问：“你说我说的有没有一点道理？”

疯子想了想说：“会不会是巧合？”

白梦说：“怎么是巧合？亏你还当了这么多年的枪手，一点想像力都没有...我当时在报纸上看他十大杰出青年的事迹，心里就直纳闷，他明明是搞戒毒药的，干嘛跟我们只字不提，总是神神秘秘的？现在他跟晓燕好上了，肯定知道双久吸毒的事，既然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怎么连问都不问一句，就好像他知道双久会吸毒似的，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他盯上晓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疯子不相信，说：“我对丛柯的印象还挺不错的，你是说他... 是他害了双久，为了达到和晓燕好的目的？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白梦肯定地说：“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疯子说：“问题是丛柯没有必要这么做，他条件那么好，完全可以跟双久公平竞争。”

白梦说：“那是你的想法，不是他。他多精啊，他把双久卖了，双久还给他数钱呢。”

疯子不喜欢白梦看问题的方式，说：“我觉得用你的眼睛看世界，世界就太丑恶了。”

白梦觉得再争下去也是徒劳，说：“反正这个世界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好。”他想用事实证明给疯子看。

第二天，白梦就带着疯子来到丛柯住的小区里。疯子一路走一路犹豫，说：“... 这么做合适吗？”白梦说：“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要用行动表明，我不是双久的酒肉朋友。”疯子还是怀疑着，说：“你不能凭想像说丛柯是个坏人。”白梦说：“不是想像，是直觉。”疯子说：“那就更玄了.....万一他们俩都在家，我们说什么？”

白梦说：“你跟他们随便聊，我四处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疯子说：“会有什么蛛丝马迹？难道他在枕头下面压个纸条，上面写着我与毒

品有关？再说他与毒品有关也是正常的，因为他要研制戒毒药。”

白梦说：“万一我发现毒品了呢？只要发现了一小包，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两人来到家，白梦和疯子走上前去按响了门铃，晓燕来开门，一见是他们，很高兴，和疯子热情地拥抱在了一起。白梦和疯子换拖鞋走进去。晓燕说：“丛柯加班去了，我正不知道该干什么，你们来我太高兴了，呆会儿就在这儿吃饭，冰箱里什么都有。”

疯子问道：“星期天还加班啊？”

白梦笑着说：“我研究过了，十大杰出青年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都没有星期天，像我们这样爱玩的人也就成不了杰出青年。”

晓燕也笑：“怪不得丛柯说你是铁嘴，到哪儿哪儿热闹。”

白梦也逗乐说：“还夸我什么了？”

疯子笑道：“除了一个贫，你还有优点吗？”

进了客厅，晓燕和疯子在沙发里聊天，茶几上放着水果和饮料。疯子说：“这房子真不错，太让人羡慕了。”晓燕却并不很高兴，说：“可是丛柯工作起来也很投入，几乎没有时间陪我。”疯子说：“女人就是麻烦，又想过好日子，又想有人呵护左右。”说把饮料放回茶几上，顺手拿起晓燕和丛柯的亲密合影看。

晓燕淡档地说：“我们订婚了。”

疯子看着晓燕，说：“你怎么好像有点伤感似的？”

晓燕踌躇了一阵，说：“.....我也知道双久的条件和丛柯没法比，可我还是忘不了他.....”

疯子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

晓燕面有难色：“是他不见我，我也知道他这是为我好.....毕竟生活是很现实的，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继续跟他好，我怎么说服自己？怎么说服我父母？”

疯子说：“他现在的情况好多了，已经基本脱离毒瘾，正在康复。”

晓燕一听，也为双久高兴，说：“我但愿他能回头是岸.....真的希望他至少是平安无事.....”说着说着眼圈红了。

疯子听了这番话，心情也很复杂。

在疯子和晓燕聊天的时候，白梦偷偷溜进了丛柯的书房，在东翻翻，西看看，仔细地查看着，包括墙上画框的背后，包括每一个抽屉。

在白梦怀疑丛柯的时候，公安局已经注意到了丛柯。

刑侦大队会的议室，刑侦队长在组织进行案情分析。黑暗之中，小屏幕上出现

强哥放大的照片的投影。一个工作人员介绍说：“.....经查，‘强哥’真名为叶强生，现年35岁，广东汕头市人，公开身份是华来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人称强哥，现为香港居民，但长年在本市生活，其经济活动也多在本市进行。1993年以来，在几起特大制贩冰毒案中均有重大嫌疑，但因此人性格谨慎多疑，不喜张扬，行动也极其狡猾诡秘，所以始终也抓不着他的作案证据。是公安部督捕的对象.....”

然后，屏幕上的照片变成丛柯的正面照。工作人员继续说：“丛柯，现年27岁，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公派到美国毒理研究所进修一年半，现为学院科研中心某试验室主任，今年当选为本省十大杰出青年。此人在校期间，一直品学兼优，但最近发现他与叶强生之间偶有接触.....”这时屏幕上出现两人在公共场合见面及分手时的照片。

灯光亮起来，队长说：“我们知道，叶强生涉嫌的毒品案，毒品的纯度都相当的高，而他本人只是初中毕业，不可能搞任何科研活动，而他在这条道上被人认可，同时因为毒品的质地优良而地位飚升，身边就一定会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我的意见，就是对丛柯布控.....”

队长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队长马上去布置了警力。几个公安人员把丛柯的家监视起来。

却正巧第一天就见到疯子和白梦上他家去，又从望远镜里发现白梦在楼上的卧室里打开衣柜以及床头柜，似乎在寻找着什么。这让公安人员他们觉得难以理解。一个问：“他到底在找什么？”另一个说：“不知道。”正说着却看到白梦发现了一条全透明的性感三角裤，正面有两片鲜红的嘴唇，拎起来对着光欣赏。一个公安人员说：“是个性变态吧。”另一个不屑地说：“有病。”

过了一阵，晓燕把白梦和疯子送了出来，说：“你们有空就来玩，反正我也挺闷的.....”

疯子说：“行啊，就怕你嫌烦，你快回去吧。”

晓燕说：“真的不吃饭了？”

白梦急着要走，说：“下次吧，看我给你们露一手！”

送走了疯子和白梦，晓燕刚要进屋，就被邮递员叫住，交给晓燕一封特快专递。

疯子和白梦来到公共汽车站等车。疯子知道白梦并没有发现什么证据，说：“.....我就知道你是异想天开.....”

白梦依然不失自信，说：“没找着证据并不等于他就没事，不信你就看着吧。”

疯子讽刺说：“是不是丛柯当选十大杰出青年，你心里不平吧？”

白梦好像受了天大的侮辱，叫起来：“什么什么？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疯子不肯让步，说：“那很难说，你们男人不就是爱比成功，比有钱，比女朋友，他好像哪条都比你强。”

白梦正色道：“我告诉你疯子，你也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讲义气，能为

朋友两肋插刀，我要不是想为双久讨个说法，何必异想天开？他好端端地染上了毒瘾，女朋友又被所谓的朋友撬了！我起疑心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疯子第一次看到白梦发火，倒还给震住了。这时候，来了一辆公共汽车，白梦也不理疯子，自己先上去了。疯子赶紧跟了上去。

晚上的时候丛柯一身疲惫回家来。正在热菜的晓燕急忙迎了过来，接过他手上的黑包，说：“我都第三次热菜了...”丛柯很累的样子，说：“我也饿了，正好。”晓燕说：“还好呢，好好的菜都快热成剩菜了。”丛柯说：“你吃过了吗？”晓燕说：“当然没有，等你啊。”丛柯说：“只要是你做的，什么都行，都好吃。”晓燕说：“那你快去洗手吧，汤马上就好。”

丛柯在洗手间洗手，听到外面晓燕说：“丛柯，你猜今天谁来了？”丛柯没在意，问：“谁？”晓燕说：“白梦和疯子。”丛柯奇怪：“他们来干嘛？”晓燕走了过来，说：“还能来干嘛，来玩呗。”丛柯冲口而出，说：“讨厌。”晓燕颇感意外，问：“你不是跟他们也是好朋友吗？”丛柯直言不讳：“谁跟他们是好朋友，我也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对他们客气点，我怎么可能交这种档次的朋友呢？”

晓燕看着丛柯，问：“那你从一开始也很讨厌双久？”

丛柯见晓燕脸色不对，意识到自己有点失态了，赶紧说：“... 那倒没有，双久比他们强多了... 我真的是很讨厌白梦，这人有点精过头了，整天斜着眼看人，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晓燕不高兴地说：“你既然不喜欢他们，为什么要做出喜欢的样子？”说完转身走了。丛柯追出来，搂着晓燕的肩膀，哄道：“好了好了，只要是你的朋友，我都喜欢行了吧！”然后和晓燕一起吃晚饭。丛柯吃着菜，夸道：“嗯，你的手艺还真不错。”晓燕说：“那你就多吃点。”

丛柯一转头，无意间发现沙发茶几上的特快专递蓝信封，问：“谁的特快专递？”晓燕说：“你的，好像没什么事，吃完饭再看吧。”丛柯神色一变，放下了筷子，走了过去，拿起信封一看，脸色大变，紧张地问：“怎么是打开的？”

晓燕说：“是我打开的，我怕有什么急事。”

不料丛柯却勃然大怒，几乎是在叫嚷：“谁叫你随便拆开我的邮件？谁给你的这个权力？你怎么这么没有规矩？简直就是没文化，缺家教！”

正在盛汤的晓燕看着丛柯这个样子，放下碗，人完全傻了，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好。

丛柯怒气未平：“这里面的东西他们看见了吗？”

晓燕颤声说：“... 没有，是他们走的时候邮递员送来的...”

丛柯哼了一声，饭也不吃，拿着特快专递上楼去了。晓燕不知所措地看着他。

丛柯走进书房，打开灯，在书桌前打开信封，看到里面是测试报告的表格和两小袋不同颜色的摇头丸。他连夜赶到实验室，测试了不同颜色的摇头丸，并把数据填到报表上。但是丛柯的这些举动全部都在公安人员的监控之下。

第二天，丛柯和晓燕在科研中心底层电梯前相遇了。两个人的眼睛都是红的，一个是熬的，一个是哭的。丛柯看了晓燕一眼，没有说话，就要走开。晓燕追了过去，叫道：“丛柯...”丛柯停了下来。晓燕难过地说：“... 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会拆你任何的东西了...”丛柯一脸的疲倦，说：“算了，我累了，想回去睡会儿。”说完走了。

丛柯回到家里，很疲倦而且仍然怒气未平，把包往地上随便一扔，却看到餐桌上放着整齐的早餐，有牛奶、面包、煎蛋和水果橙汁，准备得很精心。丛柯感到有些意外，但更多的是感动。丛柯想了想，拿起电话来，给晓燕道歉：“... 宝贝，是我... 我昨晚的态度实在是太恶劣了...”

晓燕正在实验室里扫地，一听到丛柯这么说，心里又委屈又欣慰，眼圈红了，哽咽着说：“是我不好...”

丛柯过意不去，说：“别说了，我真的是没看错你，换上别的女孩子肯定早就跑了，我得去找人，我得哄她，说尽天下的好话，我会累死的...”

晓燕说：“我知道你的工作压力很大，我能体谅... 你吃完早餐赶紧休息吧。”

丛柯说：“那好，晚上我陪你出去吃饭... 亲我一下。”

晓燕四处看看说：“窗户都开着，我怕人家听见...”

丛柯说：“没事，快点...”

晓燕轻轻绷了一下嘴，丛柯听到电话里传来一串绷北北的声音。

丛柯休息了一会，来到了邮电局。这里人来人往，十分繁忙。丛柯拾级而上，走了进去。他完全没有注意有两个公安便衣跟他一块进了邮电局。

丛柯来到邮电局大厅一侧的一大排柜式信箱前，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人注意他后，用钥匙打开其中的一个信箱，把一个封好的特快专递信封放了进去，然后把信箱的门锁好。他刚离开，一直在附近看股市快报的公安便衣就走过来看清了信箱号码，马上通知邮电局管理处，要求查看这个信箱的客户资料。工作人员说2843号信箱是客户租赁的信箱，他们专门开展这项业务，客户的资料是保密的，拒绝了便衣的要求。便衣把公安局的证件拿出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工作人员这才答应了他的要求，打开文柜查到了2843号信箱的登记存根，说：“这个信箱是一个中外合资的大型制药厂公家租赁的...”便衣看过之后，有点奇怪，说：“制药厂？”工作人员确定无疑，说：“对。”便衣就把地址电话记在了本子上。

另外一名便衣一直紧盯着2843信箱，没有发现任何动静。这时，他的电话铃响了，便衣拿出手机接听，但因接收不好，他只好向大门走去，但是眼光还不时地扫过租赁信箱，监视着它。但一会之后，他和前一位便衣以及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来到2843号信箱前，打开信箱后，却发现信箱里已经空空如也。守候信箱的便衣完全愣住了。

疯子又到戒毒所看双久。在接待室里，疯子把带来的营养品给了双久。双久面色红润了些，比以前健康了很多，感慨地说：“... 疯子，我能有今天，多亏了你... 你知道我这个人不会说客气话，可是心里明明白白的。自从我出了事，晓燕也

离开我了，就连我姐姐也不理我了... 只有你留下来帮助我... ”

疯子赶紧说：“你千万别这么想，她们不是不想来，她们是你的亲人，看不了你受的这份罪... 她们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哭过。”

双久犹豫了一下，问道：“... 你后来还见到过晓燕吗？”

疯子说：“见过。”

双久关心地问：“她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吗？”

疯子心里不是滋味，却尽量地掩饰起来，说：“我把你现在的情况告诉她了... ”

双久急切地问：“她怎么说？”

疯子说：“她挺为你高兴的... 可是双久，我不能不告诉你... 晓燕和丛柯已经订婚了，而且调到丛柯的实验室工作。”

双久愣住了，半晌他才强颜欢笑地说：“... 那也挺好的，丛柯的条件比我好多了... ”

疯子看双久这样，知道他心里难过，说：“双久，你没事吧... ”

双久眼中有泪光，故作轻松地，说：“我没事... 说说你吧，你跟白梦怎么样了？”

疯子不喜欢这个话题，说：“什么怎么样？我跟他从来也没怎么样过。”

双久劝道：“疯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白梦对你可是一往情深，要说摆架子，你也摆得够可以了，还不过瘾？”

疯子更不喜欢劝自己的人是双久，说：“你不要再说了，我跟他绝对是绝对不可能的。”

双久问：“为什么？”

疯子看着别处，说：“... 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双久敢兴趣了，说：“谁？他有白梦对你这么痴情吗？”

疯子幽幽地说：“他还不知道... ”

双久说：“那你不是瞎耽误功夫吗？我看白梦对你挺不错的，你们俩又是同行，共同语言不成问题... ”

疯子突然火了，说：“我就愿意瞎耽误功夫行不行？”说完起身走了。

双久大喊着：“疯子！疯子！”疯子却不回头。双久莫名其妙，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个疯子。”

公安人员已经展开了对叶强生和丛柯等人犯罪行动的调查。

这天白梦正在他一团糟的家里白日睡觉，被一阵敲门声吵醒。白梦打开门，愣在那里，因为找他的人是两个陌生人。两人径直走了进屋。白梦揉着眼睛，说：“我们认识吗？你们是哪个报社的？拿什么稿？”

一个人说：“我们是公安局的...”

白梦清醒了点，问：“公安局？我犯什么事了吗？”

另一个看到白梦脏乱差的房间，说：“你怎么活得这么没谱儿啊？”

白梦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说：“这活着有什么谱儿啊，肯定是死了才踏实。”说着把椅子上的杂物抱起来，扔到床上，好让客人坐。一个公安人员实在受不了屋里的味，打开窗户。白梦懒洋洋地说：“说吧，又让我写什么大案要案啊？”另一个公安人员问：“你到底醒过来没有？我们有点事问你。”白梦还是很随意，说：“当然醒了，问吧。”

“你认识丛柯吗？”

白梦说：“认识啊...”

公安人员不动声色地说：“能跟我们说说是怎么认识的吗？”

于是白梦详胥细细地讲了整个的经过，然后不失时机地加上了自己的分析：“我看丛柯这个人绝对有问题。不是我嫉妒他，我就不相信在这个年代光凭他搞点科研，就能挣到这么多的钱，我怀疑他背着人干些什么非法的买卖。当知道他是搞毒品研究的时候，我觉得疑点就更大了。如果他真的把双久当朋友的话，为什么他身为专家，却绝口不提帮助双久戒毒的方法？不是他嫉妒他的情敌，就是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是搞什么研究的，或者两者都是。我甚至怀疑双久染上毒瘾是他背后做的手脚。我也到过丛柯的屋子里去搜过，可惜没有...”

公安人员打断白梦，说：“我们看到了你在丛柯家做的搜查。”说着笑了笑，看看身边的同事。

白梦一惊：“啊，你们...”接着又得意起来：“看来英雄所见略同呀，原来你们也怀疑上他了。”

公安人员起身说：“谢谢你，白梦同志，你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线索。再见。”

白梦却说：“别忙，别忙，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探讨案情嘛。”

公安人员相视一笑，离开了白梦的住所。

公安的活动都是在秘密地进行着，强哥等人没有觉察到，他们还自以为一切都在他们的控制中。

强哥和他的老搭档大锷刚做完一笔大买卖。为了庆祝，两人来到夜总会包房里。

强哥和大锸开XO洋酒碰杯。大锸说：“我看你还是那样，不熟的人不做。”

强哥说：“不熟的人怎么做？找死啊？你怎么就知道他不是公安的便衣？有人扛着一麻袋现金来，我也绝不干.....他妈的还是命值钱。”

大锸说：“不是你的货我也不敢要啊，上过一回当，掺假掺得厉害，便宜有什么用？小心点还是好，现在动不动就严打。”

这时房门被推开，妈妈生带着几个小姐走进来，说：“强哥，你好久都不来关照我们了.....刚才听说你来，小姐们哭着喊着要来陪，这是我给你精选的几个.....”

强哥厌烦地说：“去热热，要不要，全是些脚都没洗干净的乡下丫头，滚！”

妈妈生陪笑脸说：“强哥你好长时间不来，我们的档次也提高了不少，要留过洋的大学生都有.....”

大锸一挥手说：“等我们需要的时候再叫你们吧。”

妈妈生知趣地带着小姐赶紧走了。

强哥想了想，说：“.....我们说到哪儿了？”

大锸说：“说到严打。”

强哥神色严肃地说：“对，现在公安盯得很紧，他妈的贪心是万事的祸根，我没那么贪，钱够花就行了。”

大锸说：“你的货，的确是好，提纯度高，你看刚才那么多，一下就没了，从来都不粘手的.....来，我敬你一杯。”

强哥的确一向是比较谨慎的，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他不过是一个谨小慎微的生意人。强哥的公开身份是华来经贸有限公司的老总，在是个一层楼的办公区里，正常公司业务开展得有条不紊，业务员各忙各的，不断地迎来送往不同的客户，没有一点可疑的迹象。

强哥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一反常态，极其谦卑地说：“.....首先是要有诚意嘛，你谈都不谈，这生意我们怎么做.....我知道你们是大公司财大气粗，也给我们喝点汤嘛.....”这时秘书走进来，递上文件，强哥看后，用脖子夹着电话签字。秘书走了，强哥刚放下电话，一个部门经理进来，又递上一套文件。强哥一看，说：“这不是已经签过字了吗？”

经理说：“.....我是想再请示一下强哥，这担生意的利润很小，可是费时费力，我们还做吗？”

强哥放下脸来，说：“你说呢？”

经理不敢说话。

强哥说：“现在的生意多难做？人家谈都懒得谈，你还嫌利润少，他妈的炒白粉利润高，你敢做吗？”



经理吓得拿着文件走了。这时强哥的贴身助理走进来，在强哥身边说了几句话，强哥听了，面无表情地说：“干掉他。”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节 回目录

## 第五节 丛柯被捕

丛柯和晓燕的小日子过得不错，相互之间相处很好，生活也很有情调。晓燕安心心地做着她的小妇人，压根想不到丛柯在背后都做了些什么让他们根本不可能安稳过日子的事情。

晚上，在丛柯家中的开放式厨房里，丛柯正穿着睡衣坐在吧凳上看书，晓燕在用果汁机榨新鲜果汁，榨好后，把一杯绿色的东西递给丛柯。丛柯看了看，问：“这是什么呀？”晓燕说：“西芹苹果汁。”丛柯笑了：“你还真有创意。”说着尝了一口，赞道：“嗯，还真不错。”晓燕继续做三明治，说：“明天去植物园郊游，就咱们两个人，也太冷清了吧……”

丛柯问：“你还想找谁？”

晓燕说：“你叫上简妮，我问问白梦和疯子他们有没有空？”

丛柯想了想，说：“算了吧，我喜欢二人世界。”

晓燕觉得有些奇怪，说：“你以前好像挺喜欢热闹的啊……”

丛柯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吃完夜宵，丛柯回到卧室。晓燕跟着走了进来，打开通往阳台的落地玻璃离门，看到夜空中的明月和星星分外美丽。她不觉走到阳台上，望着明月，想起了双久口中的玫瑰花瓣。丛柯走过来，搂住晓燕的腰，温柔地问：“你在想什么？”晓燕掩饰说：“没想什么……”

丛柯轻轻说：“撒谎。”

晓燕踌躇了一下，说：“我说了你不要生气……我想抽空去看看双久……”

丛柯说：“我们都订婚了，你还去看他合适吗？”

晓燕说：“正是因为我们订婚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也很幸福，才更想去看看他，希望他好自为之，也能争取到美好生活。”

丛柯脸色不好看，说：“你想去你就去吧……”说完撒开手回到卧室，躺下看杂志。晓燕走过来，在床沿处坐了一会儿，见丛柯并不理睬她，知道他生气了，便抽走丛柯手上的杂志，说：“你生气了？”丛柯说：“没有。早点睡吧，明天还要出去玩呢。”晓燕把杂志还给丛柯，从另一侧上床，背对着丛柯躺下。丛柯见晓燕没有动静，放下杂志，说：“你怎么了？你去就是了，我真的没生气……”

晓燕说：“我不去了。”

丛柯问：“为什么？”

晓燕说：“你说得对，我们都订婚了，何必还去刺激他.....”然后闭上眼睛。

丛柯伸过手来，抱住了晓燕。

第二天一早，丛柯和晓燕往停在家门口的车的后备箱中放食品、饮料等物，准备出去郊游。他们的行动都在公安的监视之下。当值班的公安干警看到丛柯和晓燕准备外出时，就与负责跟踪的干警联络，说：“7号7号，我是2号，我是2号，目标已向东南方向移动，注意侦察。完毕。”对讲机的另一头说：“7号明白。”

丛柯的雅阁轿车开出了小区，这时天空下起了细雨。丛柯看着车窗外说：“天气预报不是说没雨吗？”晓燕看见下雨，也觉得意外，说：“就是，咱们还去吗？”丛柯看着天，说：“去吧，都出来了，我看这雨也下不长.....这样空气还好一点。”晓燕说：“那你开慢点，我看路挺滑的。”正说着，车开到下坡处，丛柯刹了一下车，突然发现刹车完全失灵。他试了好几次，也没刹住车。车速因下坡而越来越快。晓燕慌了，惊叫起来。

丛柯强作镇静，说：“别叫，你赶紧系好安全带.....”晓燕还是很害怕，手忙脚乱地系着安全带。由于车速没法控制，又碰到前面的车减速，只能绕道冲上去。丛柯已经满头大汗，看情景不妙，只能拐进偏道，却往山坡上的大树撞去。车停住了，但丛柯和晓燕全被撞晕了。

这时一辆面包车悄然而停，下来了两个人。见到这情景，其中的一个男人打开车门，麻利地将细钢丝绳套住丛柯的脖子，正要使劲，却听见同伴在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看着这辆车往这边冲过来.....”车上的人发现他的同伴正在被两个便衣公安询问情况，赶紧收起钢丝绳，从车内出来，见到公安，急忙掩饰说：“我看他们是晕过去了.....”

两个便衣上车去，把丛柯和晓燕抱出来。

便衣警察把丛柯和晓燕送到医院。丛柯伤势比较重，几天了还没有清醒过来。

在医院的病房里，丛柯躺在病床上输液，双目紧闭。医生对公安的便衣说：“.....他的情况还比较稳定，但肯定会有短时间的神志不清，还会留下脑震荡的后遗症。”便衣问：“他女朋友的情况怎么样？”医生说：“比他好一些.....”正说着，听见门外动静不小，他和便衣一起出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是晓燕的父母扶着晓燕要来看丛柯，但被护士制止了。护士说：“.....他还没有醒过来，你们不能进去，”又对晓燕说：“而且你也要绝对卧床休息.....”

晓燕担心地说：“他到底有没有事？有没有生命危险？”

医生说：“没有，他现在很好，你赶紧回病房躺下。”

晓燕哀求道：“就叫我看他一眼吧.....”

医生严厉地说：“他真的没事，你不绝对卧床休息，到时候有事的就是你。”

护士扶着晓燕回病房。

丛柯的状态不好，躺在床上，一直没有苏醒。公安便衣坐在床对面的椅子上，颇有倦意。丛柯突然显得很烦躁，开始说胡话：“.....你们为什么要杀我.....为什么要杀我.....”

公安起身贴近丛柯，问：“谁要杀你？”

丛柯仍在说胡话：“.....我给你们赚了那么多钱.....为什么要杀我.....我说过我不干了，可.....可是你们不放过我.....”

公安问：“丛柯，到底是谁要杀你？”

丛柯还是迷糊着说：“.....强哥，强哥，我没有对不起你呀.....”

几天后，丛柯彻底清醒了。他和晓燕穿着病号服，在医院的花园中散步，两人手拉着手，看到阳光绚丽，草地上树荫下或坐或站着渐渐康复的病人和他们的亲戚，也有孩子在草地上奔跑。

丛柯呆呆地看着他们，晓燕摸摸他的头发，说：“丛柯，你在想什么？”丛柯呓语一般：“.....我突然想换个活法，过另一种生活.....”

晓燕不解：“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丛柯向往地说：“一种田园生活。我想回家乡去，给孩子们教教书，有口饭吃就行了，隐姓埋名，过平淡无奇的日子.....”

晓燕疑惑地看着丛柯。丛柯说：“你还不明白吗？就像眼前的这些人一样，不一定很有钱，不一定有房子有车，可是也没有压力，同时拥有一份千金难买的宁静。”

晓燕看着丛柯，问：“丛柯，你是不是受刺激了.....”

丛柯摇摇头：“不，我现在清醒得很，晓燕，你愿意跟我到乡下去吗？”

晓燕说：“我不是不能吃苦，可是这里的一切.....”

丛柯说：“这里的一切我们都不要了。”

晓燕说：“可是你得到这一切是多么不容易啊.....你几乎每个晚上加班，只要有空就泡在实验室里，我知道你付出了多少心血.....”

丛柯突然打断晓燕的话，说：“你不要再说了，我只问你一句话，你愿意离开这里的一切，跟我在一起吗？”

晓燕回不过神来：“.....可这太突然了.....”

丛柯固执地说：“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晓燕真诚地说：“我愿意.....”

丛柯的眼圈红了，说：“晓燕，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你.....”动情地抱住了晓燕。

医生和公安便衣透过办公室的窗口看到了丛柯和晓燕。便衣说：“他们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医生说：“是啊，还是年轻好哇，多让人羡慕。”便衣问：“丛柯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医生说：“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便衣吃了一惊：“明天？这么巧？”

医生说：“怎么，明天怎么了？”

便衣赶忙说：“不腾腾，我只是随便说说.....”

其实这一天正好是公安局对制药厂采取行动的日子。晨曦微露之时，寂静的制药厂似乎还在沉睡之中。但是公安分局院内已经是一切忙碌，所有的车和人员处于待命状态。刑警队长看了看手表，一声令下：“开始行动！”

制药厂生产毒品的车间这时候正在开工，身穿白衣白帽的工人在生产线紧张工作着，密集的摇头丸出现在生产线上。车间的大门突然被人用脚踢开，荷枪实弹的干警将车间团团围住。生产线上的工人全都傻了。随即，与强哥合谋的药厂经理被铐上了手铐。

同样在这天早晨。在医院病房的走廊上，曾在车祸时想勒死丛柯的人身穿医院的工作服，戴着口罩，推着一辆收洗换下来的被单车在走廊里走着，不时把堆在病房门口的被单卷到车上。他始终不经意地看着丛柯的病房，而丛柯的病房也显得格外宁静。终于，他决定向丛柯的病房走去。差不多还剩十几米的距离时，令他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丛柯病房的门突然大开，丛柯被几个公安人员押了出来，他的手上戴着亮闪闪的手铐。

也在同时，在强哥的别墅里，强哥被公安干警按在床上铐上了手铐，而他的枕头底下还放着手枪，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当天，在晓燕的家中，客厅里的电视机开着，但晓燕的父母都在忙着别的事情，厅里没有人，只听到女播音员在说：“.....下面继续播报新闻：市公安机关经过一年多的不懈追踪，今天凌晨5点侦破一宗特大制贩冰毒案，捣毁三个制贩冰毒窝点，抓获制贩冰毒嫌疑人叶强生、丛柯等涉案人员十二名，缴获冰毒成品及半成品共计720公斤，以及一大批制毒化学品及其工具.....”

晓燕父母奔过来，看到屏幕上有丛柯和其他犯罪嫌疑人的画面，目瞪口呆。愣了一阵，两人知道晓燕也看到这则消息了，赶到晓燕房间的门前。晓燕的母亲敲着门，喊：“晓燕，你开开门，你先把门开开.....”可是屋里毫无动静。晓燕父母两人的情绪都很低落。

父亲想不通：“.....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咱们订婚还摆那么大的酒席，这回真把脸给丢尽了.....新闻播了一遍又一遍.....”母亲赶紧说：“你小声点.....”指指屋内。父亲刹不住地说：“都是你，老是说那个人好哇汉汉汉的，我就一直有疑问，他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钱.....”母亲说：“你还有完没完？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父亲又叫起来：“晓燕，开开门啊晓燕.....”不住地敲门。

晓燕把自己锁在屋里，一个人坐在窗台上。她并没有悲痛欲绝，只是没有任何表情地看着窗外，看着楼下密集街道和人群。

晓燕没有想到一切会是这样，这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她不吃不喝，很快就非常虚弱了，卧床不起。晓燕的母亲把白粥和咸菜端进晓燕的房间，晓燕不吃，母亲只好把东西放在床头柜上，自己陪坐在她身边，劝道：“.....你好歹也吃一点，都三天了，你不吃不喝也不哭，这样会憋出病来的.....要不你就干脆哭出来.....”

晓燕虚弱地说：“妈，你别烦了行不行.....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儿.....”说着转身，给了母亲一个脊背。母亲安慰道：“晓燕，你也别太伤心了，订婚毕竟不是结婚，总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晓燕一下坐了起来，不胜其烦地说：“妈，你还有完没完？你还嫌我不烦啊... ..”

母亲赶紧说：“好汉汉，我走，我走.....”

等母亲刚出去，把门一关上，晓燕突然抱着枕头嚎啕大哭。

双元为了满足小金的虚荣心，在继续干着他冒险的勾当。

凌晨的时候，在迅发汽车修理厂门口，一辆撞得稀烂的车摇摇晃晃开了进来。车停下来之后，双元从车上下来。阿旺正在看着小经理修车，见到双元的车，早已迎了过来。双元说：“要不是我有经验，这车就开不回来了.....”阿旺赶紧说：“那是那是，来师傅，我们到屋里去谈，屋里谈。”三个人进了屋。

车场里面，刚才正在修的车下面爬出来一个小工，他把双元开进来的车上的车牌卸下来，装在正在修的车上。

不一会儿，三个进屋的人又出来了。阿旺和双元勾肩搭背地走了。小经理继续修车。小工说：“师傅，咱们现在剩下的保险杠全是假冒伪劣，就跟纸糊的似的，也给装上吗？”小经理想了想，说：“装上吧.....我们不拿假冒伪劣去撞，难道买个贵的正品去撞？”小工说：“可是来师傅的安全可成问题了.....”小经理说：“管他呢，谁叫他老婆那么爱钱的。”

小金是爱钱，而且有了钱她就快乐。这天她又进了一家高级理发馆。理发师问：“小姐，请问您是洗头，还是要换个发型？”

小金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说：“发型就不换了，我想来个色素护理，要用意大利的药水。”

理发师说：“我们这儿全是意大利的药水。”

小金的语气像是个不折不扣的富婆，说：“早就听说你们这儿全市最高级，所以我要来试试.....”

洗头妹及时送来了色版标本，理发师说：“您先看看，喜欢哪种颜色的您就说，保准让你满意。”小金翻着色版，一缕缕不同颜色的人造发丝看得她眼花缭乱。理发师在旁边介绍着：“现在兴棕黄色的，不知你喜不喜欢.....”小金说：“黄色不

行，我又不是外国人，我想要那种黑里透着鸡冠花的红……”选来选去，好不容易选定了一种，理发师就开始给小金做头发。

正做着头发，楼上下来一个专门打扫卫生的中年妇女，认出小金后，拍了她肩膀一下。小金一看，说：“哎，你怎么在这里？”中年妇女是小金原来的同事，说：“我给理发店和楼上的美容院打扫卫生呀，你找到事没有？”小金觉得掉价，掩饰说：“我……我在大户室啊……”中年妇女不明白，问：“什么大户室啊？”小金不屑地说：“炒股票的大户室啊，这都不懂。”中年妇女羡慕地说：“怪不得呢，还是你有办法，看看看看，全身上下，金光闪闪的，这金项链是真的吧？”

小金撇撇嘴说：“当然是真的… ”

中年妇女很自然地说：“你忘了你在厂里的时候，丢了一个包金的戒指就使劲哭… ”

小金觉得特没面子，赶紧说：“好了好了，你快忙你的去吧… ”

天又下起了雨，到傍晚时分，雨还没停。

卓雄洲开车带着双扬。两人本来是要去爬山的，可是车刚一开出去，这雨就下个不停。双扬埋怨道：“今天真倒霉，上山下雨，下了山还下雨… 爬山也没爬成。”卓雄洲笑：“那也不错，只当去了一趟氧吧。”双扬也笑了：“空气倒还不错，咱们现在去哪儿？”卓雄洲说：“这儿离我家挺近的，咱们上去避避雨吧。”

来到卓雄洲的家里，卓雄洲和双扬用毛巾擦去了雨水。双扬到处张望着说：“能参观一下吗？”卓雄洲说：“随便参观。”双扬四处看看，但什么也没说，然后和卓雄洲一起坐在窗前喝饮料，看着窗外的雨不言不语。

卓雄洲问：“有什么感想？”

双扬说：“没什么感想，你的家，我能有什么感想？”

卓雄洲环视四周，说：“连我自己都觉得这里更像个客栈。”

双扬犹豫一会，说：“… 能提个问题吗？”

卓雄洲看着双扬，觉得她的态度奇怪：“你今天怎么回事？进来之后就变得特别拘束… ”

双扬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我从来也没想过会和一个有家庭的男人好… ”

卓雄洲说：“说吧，什么问题？”

双扬说：“我发现你家里只有你孩子的照片，没有你老婆的照片，也没有全家福。”

卓雄洲说：“… 我们分开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她这个人很执著，拿不到绿卡死不肯回来，你知道我是国家公务员，哪能说出去就出去？再说她身边也有人了，我又爱上了你，何必搞出一个幸福家庭的假象呢？”

双扬感慨说：“你这种男人还真少见，我看好多男人都是造假大王。”

卓雄洲说：“我也写信跟她谈了离婚的事。”

双扬有点关心，说：“她怎么说？”

卓雄洲卖关子，说：“不告诉你。”

双扬也发现自己显得太急切了，马上调整情绪，故作不关心，说：“不说算了，我也不想知道...”说着重新看着窗外的雨。

卓雄洲问：“真的不想知道？”

双扬嗔道：“讨厌！”说着拿起沙发垫打卓雄洲。

卓雄洲躲闪着，说：“她说好多事在电话里，信里都说不清，她想跟我好好谈谈...”

双扬停了下来，问：“那她是不是要回来了？”

卓雄洲说：“不知道。”

夜已经深了，窗外漆黑一片，但仍可见到打在玻璃上的雨滴。卓雄洲和双扬坐到了一边，两人柔情蜜意地看着对方。卓雄洲说：“你看雨还不停，今晚别走了...”

双扬说：“不，你想今晚跟我在一起，就到我那儿去...”

卓雄洲不解，说：“有什么区别吗？还不是我们俩。”

双扬说：“感觉不一样，在你家里，我肯定睡不着...”

卓雄洲无奈，说：“你们女人的心思，我永远也搞不清。”

双扬笑：“你不用搞清，你只要对我好就行了。”

卓雄洲说：“那好，走吧。”说着站了起来，关了灯，锁门，带着双扬走了出去。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节 回目录

## 第六节 出事了

同一个夜里，在纵横交错的立交桥旁的黑暗处停着一辆轿车。闪电时，可见到车牌号是双元惯用的专门肇事的车牌。雨下大了。双元一个人在黑暗的车上坐着，眼睛盯着公路，不时有车从他的车边驶过。

这时一辆货车驶来，双元看中了它，急忙启动车子。但因车子太破，开动时已经晚了，所以开到前面，正好与货车失之交臂。大货车在他的视野中渐渐远去，双元气得拍了一下方向盘，骂道：“这辆破车！”

双元把车开到黑暗处，又等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合适的车，正准备打道回府，只见前面有一辆轿车开了过来，开得歪歪扭扭的。他快速地判断着这是一个绝好机会。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是卓雄洲的车。车上，卓雄洲一边开车一边和双扬接吻。双扬好不容易透过气来，说：“... 你好好开车吧。”卓雄洲说：“没事。”开了一会儿，又腾出一只手来搂住双扬。双扬说：“真的没事...” 两人又搂在一块。卓雄洲说：“没事...” 话音未落，车已被重重地撞到了，他赶紧急刹车。两人全傻了，急忙下车。只见一辆破旧的轿车被撞得稀烂，前档玻璃粉碎，司机满头是血，耷拉着脑袋。卓雄洲打不开那轿车的车门，只好从自己的车中拿来工具箱，把车门撬开，抱出驾驶员。双扬大吃一惊：“双元？”

医院急救室外，双扬和卓雄洲坐在长椅上等待。卓雄洲说：“你说，你哥哥一个人，这么晚了干嘛去啊？”双扬心里着急又担心，说：“谁知道！车也不是他的车...”

医生从急救室出来。双扬和卓雄洲急忙迎了上去。医生说：“病人已经基本脱离危险，但还要在急救室观察几天，主要是看他有没有颅内出血，你们还是去办一下住院手续吧。”双扬稍微放了心，说：“好好好，谢谢大夫。”卓雄洲也连说：“我们这就去办住院手续。”两人赶着把手续办了。

小金听说双元受了重伤，马上赶到医院急救室来，守在双元床前。双元满头绷带，双目紧闭，全身上下插着很多条管子在输血、输液、输氧。小金呆坐在一边。这时，双扬推门进来，看了看双元，问：“.....还没有醒过来？”小金摇头。

双扬说：“.....他这么晚出去，你怎么会不知道他上哪儿去？车是谁的也搞不清楚？”

小金不敢看双扬的眼睛，支吾着说：“.....我真的不知道嘛.....”

双扬问：“多尔在家有饭吃吗？”

小金说：“我给他钱，叫他去吃麦当劳了。”

双扬说：“你看看你们这家人吧，哪儿像过日子的。崩溃！简直崩溃！”又没好气地对小金说：“你回去休息一会吧，我在这儿看着.....叫多尔去我那儿住，我跟疯子交待过了。”

小金这次一点都不敢顶嘴，表现得特老实。

知道双元出了事，阿旺看到一棵摇钱树眼看要倒了，还有可能惹上麻烦，很是生气，来到迅发汽车修理厂车场里找到正在修车的小经理，大发脾气：“你他妈的是什么破车啊？破得公安局都起疑心了.....问我是不是乱用报废的车.....”小经理也叫回去：“你冲我发什么火？我又没拿到什么钱，没钱拿什么修车.....”

阿旺怒不可遏：“你想拿大头？那你去当神风敢死队啊？人是我找来的，车牌



也是我找来的，你出的车比报废的车还他妈破，你还想拿多少？”

小经理自知理亏，只敢嘀咕着。

阿旺又说：“再说了，要是来师傅给撞死了，那祸就闯大了……”

小经理这才关心起来，说：“那他现在怎么样？”

阿旺说：“我刚才到医院去了一趟，人是醒过来了，但也是元气大伤……不知道他好了以后还肯不肯再干……”

小经理一听，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

阿旺还想让双元伤好之后继续干，毕竟拿生命冒险的人又不是他，而分钱的时候，他又能得到不少，这样的好事情他能舍得吗？他知道小金能够降住双元，他又能够轻松搞定小金，所以也不担心今后没有财发。

小金在证券公司营业大厅里，看着股票行情板，不时在手中的计算机上按着，脸色阴暗。这时，有人拍了她后背一下，她扭过头来，见是阿旺。阿旺一屁股坐到她的身边，说：“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嘛，你老公不是醒过来了吗？”小金叹气说：“……还说呢，最近别提多倒霉了，老公给撞成半条命，股票又全部给套住了……”阿旺没说话，拿出一个装钱的信封递给小金。

小金眼睛一亮，看着阿旺，说：“这……”

阿旺说：“这回双元撞的是个大老板，手松得很，赔了个最高价位……”

小金赶紧把钱收好。阿旺说：“所以说，凡事别光顾着发牢骚，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嘛。”

小金有些害怕了：“但这么干也太玄了……”

阿旺却说：“反正是有惊无险，你就别想那么多了……明天去跳舞好不好？”

小金迟疑着说：“我哪有心情跳舞……”

阿旺说：“哎呀，轻松一下嘛，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就是每天以泪洗面，双元还不是得那么多天才能好……”

小金一听，心又动了：“你真是一张铁嘴，比我还能说。”

双元已能坐起来，靠在床头，除了头上有绷带，胳膊也有伤，三角巾架在胸前。双扬一定要弄清楚双元到底在干些什么，双元不敢让她知道，一个劲地岔开话题。双扬一边给他喂鸡汤，一边说：“你说了这么一大堆废话，也没回答我的问题，你半夜三更的到底是干嘛去的？”双元支吾着说：“我帮朋友办点事嘛？”

双扬追问：“哪个朋友？办什么事？干嘛你不开自己的车，要开这么破一辆车？这到底是谁的车？”

双元被问得无路可逃，说：“你怎么有十万个为什么？总之我跟你说不清，我

自认倒霉就是了.....”

双扬喂完鸡汤，用毛巾给二元擦嘴，说：“不是我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哥，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很危险？我就是怀疑这里面有鬼，你最近到底在干什么？你可千万别去干要钱不要命的事.....”

二元说：“行了行了，你就别叨叨了好不好，我的脑袋都要被你吵爆了。”

双扬还不肯罢休，说：“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就不叨叨了。”

二元说：“真的没发生什么事.....”

双扬说：“好吧，你不愿意说也没关系，我呆会儿就去公安局报案，我要求重新调查这起交通事故，我相信一切都会真相大白。”二元一听，脸色苍白，说：“扬扬，我求求你了，你千万不能报警.....那你哥我就彻底完了！”双扬见二元实在可怜，走过来，坐在床沿，拉着他的手，说：“哥，我不报警，但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二元叹了口气，把事情和盘托出。双扬气得脸都白了，什么也没有说，冲了出去。

在琴断口广场里，音乐声大作，一对对中年男女正在跳交际舞。小金和阿旺跳得热火朝天，一头是汗。双扬怒气冲天地扒开人群，像狮子一样冲到小金面前，把她和阿旺拉开，劈头就是两个耳光。小金给打懵了，回过神来就破口大骂：“你干嘛打我？你有神经病啊你？”叫着叫着就一头向双扬撞来。双扬用力把小金一推，骂道：“你才有神经病！你想钱想疯了？把我哥哥往死里推！”

小金一看事情败露，只好强词夺理：“你现在又来装好人了，要不是你独吞了祖屋，搞得我们身无分文，我们会去铤而走险吗？”

双扬说：“你还有理了？你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你还有理了.....”

小金瞪着眼睛骂：“谁丧尽天良了？你没有丧尽天良你为什么会是孤老？”

双扬气得眼冒金星，说：“你骂我是孤老？你脑子有毛病啊？你睁开眼睛看看是你年轻还是我年轻？你崩溃呀！我找男人生孩子是轻而易举的事，就算你儿子多尔，到底是跟你亲还是跟我亲你心里最清楚了！姓金的，咱们走着瞧，看谁将来是孤老！！”

小金气得又冲撞过来，要抓双扬的脸。两人打了起来，好不容易才被人拉开。

在双元的病房，护士在给二元换药，二元痛得直吸冷气。护士说：“来师傅，今后你开车一定要小心.....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前段时间有个开车的师傅也是撞车，送到我们医院来，我们抢救了半天，还是死了。”

二元一听，心里一哆嗦：“死了？”

护士说：“是啊，死了还算好呢，也有撞成植物人或者高位截瘫的，那这辈子就完了，还不如死了呢。”

双元不觉后怕。正在这时，双扬气极败坏地走进病房，铁青着脸等着护士走开。护士刚离开，双扬立刻跳起来：“.....你伤成这样，你猜她在干什么？你那个宝贝老婆，她跟着什么阿旺搂在一块儿跳交际舞呢！哥，你能不能醒一醒，他们俩是在合伙害你呀！！”

双元气得不知说什么好。

双扬说：“哥，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能让老公干这种事的女人，该是多么歹毒的女人！你怎么还听她的？她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她拿到钱，不说为你和多尔多想想，只顾自己穿金戴银，你要是撞出个好歹来，她早就跑得没影儿了.....哥，你以后再听她的，非把命送了不可！”

双元一言不发，脸色发青。

这次双扬把多尔又接到了自己家，打算让双元出院之后也住过来，不让他们回去。双扬没有见过小金这么歹毒的女人，她怎么能放心自己的哥哥和侄儿跟这样的女人一起生活呢？

傍晚的时候，双扬在厨房里炒菜，火上还煲着汤。多尔拿着课本跑进来，说：“大姑，这道题怎么做？”双扬看课本，她哪里知道该怎么做呀，于是说：“崩溃，大姑哪儿知道怎么做？问疯子姐姐去。”多尔闻着菜的香味，一副小馋虫的样子，说：“.....好香啊.....”双扬用手提了块炒鸡蛋放在多尔嘴里。多尔吃得直咂嘴，看着锅里，没有走的意思。双扬说：“还不走，赶紧做完作业，呆会儿跟你爸爸一块吃.....”多尔这才跑掉了。

双扬做好了饭，和多尔一起把饭送到双元的病房。双元和多尔吃着饭，双扬把双元要洗的内衣包起来，准备带回家。双元看着双扬，过意不去，说：“扬扬啊，这次多亏了你，要不然谁管我们.....”双扬嘴上仍然不饶人，说：“说这些干什么，你以为我多想管？这不是没办法吗？”

双元想起自己的老婆就心寒，说：“小金到现在也不露面，她真是太没良心了.....”

双扬一听小金就来气：“你知道就好，亏她能想出这样的点子，拿你的命去搏钱，这样的老婆不就是身边的定时炸弹吗？”

多尔的眼睛一会看看双元，一会看看双扬，好像明白了他们在说什么。

双元对多尔说：“大人说话你不要听.....”

双扬说：“就是要让多尔知道，他妈妈简直太不像话了！”

等到小金终于露面的时候，已经是好多天以后了。她提着水果走到了双元病房的门口。却看到双元的病床是空的，护士正在收拾空床。小金问：“人呢？”护士说：“他一大早就出院了，可能早到家了吧.....”小金说：“他肯定没回家，我刚从家里过来。”护士想了想，说：“.....好像是被他妹妹接走的。”

双元的确是被双扬接走了。她把双元安置在双久的房间里，扶着双元在床上躺下，说：“你好好休息吧，我也该回店里看看了.....不知乱成什么样了.....”双元过意不去，说：“你赶紧忙你的去吧。”双扬这才走了。

小金马上就赶到吉庆街的老屋去，没有见到双扬，她就叫喊着双元，并在双久的房间里找到了双元。双元半靠在床上，小金闯进来就说：“双元，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家。”双元坚决地说：“不回。”小金说：“你不要听双扬说东道西，她在挑拨我们俩的关系……”

双元盯着小金，两眼喷火，说：“我们的关系还用她挑拨吗？这些天我在病床上躺着，把好多事都在脑子里仔仔细细过了一遍，你为了钱叫我去干犯法的事，而且是这么危险的方式，你一点都不担心受怕，甚至心安理得得很……我被撞成现在这样，你在哪里？你在跳广场舞，你在炒股票！反正你的一切都比我重要……我真是寒了心，但凡你对我还有一点感情，你会这样子对待我吗？幸亏我还有双扬这个妹妹，否则我这个样子回到家你会管我吗？”

小金冷笑着说：“你们到底是一奶同胞的兄妹，到底是血浓于水……双元，你忘了吗？双扬跟咱们争夺祖屋的时候，可是一点都不手软的……如果我们有钱，我怎么会让你去干这种事，我也是不得已啊……”

双元感慨着说：“扬扬她是个精明人，可是她什么事都肯去做，她凭着这股劲养大了弟弟妹妹，治好了我的肝炎病……我撞伤了，她每天都往医院跑，给我送汤送饭……可是你呢，你整天想钱乔乔，自己又不去找事做，除了会想歪点子以外，你难道就不能保持一点点吃苦耐劳的美德吗？”

小金强词夺理，说：“我又不是没去找过事，找工作那么容易吗？你也知道现在找工作比找对象还难……”

双元越说越气：“我给你介绍了多少工作？扬扬给你介绍了多少工作？没有一个你能看上眼的，恨不得早上一开门，天上就掉钞票，要不然就是骂天骂地，骂国家骂政府……”

小金软了下来：“好了好了，你要给我上课，咱们就回家去上好了……”

双元说：“我不走，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明天你又去跳舞了怎么办？我身体好的时候都管不住你，现在这个样子，更拿你没办法。”

小金火了，说：“不管怎么说，你先跟我回家！你知道双扬骂我什么？她骂我孤老，我总不能让她看笑话吧！”

双元说：“我不回去，你说到天上去我也不回去……”

小金见说不动双元，只得气急败坏地走了。刚走进院子里，正好碰到多尔放学回来。小金见到多尔就说：“多尔，你回来得正好，跟妈妈回家。”

多尔身子一扭，嘴里迸出一个字：“不。”

小金又气又惊：“为什么？你大姑又跟你说什么了？”

多尔说：“没说什么，反正我不回去……”

小金一看不行，就来软的，说：“多尔，听话，你进屋去跟爸爸说，我们一块回家吧……妈妈回去以后，给你们做好吃的……”

多尔一副大人的样子，质问道：“爸爸为什么会撞成这样？”

小金张口结舌：“这... 你不要听你大姑胡说...”

多尔一再问：“爸爸为什么会撞成这样？”

小金支吾着说：“... 他，他开车不小心啊...”

多尔大声地喊：“你骗人！是你害得他这样！我恨你！”说着跑掉了。

小金气得脸色铁青，愣了一阵，冲回去，冲着双久的屋子喊：“有本事，你们永远别回这个家！来双元，我要跟你离婚！”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节 回目录